



中學雜誌叢刊

10

偉大的人物少年時代

開明書店印行

民國廿四年六月初版發行

實價大洋六角

(實價不折不扣)
(外埠酌加寄費)

中學雜誌叢刊

“偉大的人物少年時代”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八號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長沙南陽街
北平楊梅竹斜街
開明書店分店

本書已照著作權法呈請內政部
中宣會圖書雜誌審查會審查證字第一五

目次

歌德的少年時代……………	夏丏尊(一)
詩人拜倫的少年時代……………	夏萊蒂(二)
未受學校教育的大學問家約翰·穆勒的少年時代……………	劉叔琴(三)
達爾文的少年時代……………	賈祖璋(四)
巴斯圖的少年時代……………	顧均正(六)
一個天才數學家的少年時代……………	秋子(七)
畫家的少年時代……………	豐子愷(九)
普魯東的少年時代……………	李萬居(九)
克魯泡特金的少年時代……………	巴金(一〇)

列寧的少年時代·····	胡愈之(二七)
高爾基的少年時代·····	茅盾(二八)
甘地的少年時代·····	夏丏尊(二九)
託洛茨基的少年時代·····	羅素(三二)

歌德的少年時代

夏丏尊

我於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誕生於麥因河畔的法蘭克福。據星命者說，我誕生時所占的星位很好，這也許是實在的。原來我誕生時因產婆的糊塗，墮地已無氣息，經過了種種救治，纔復活的。我的外祖父是個市長，鑑於我的誕生的危險，就辦起產科學校來養成有知識的產婆。我這最初的受難，結果就給予全市民以大大的福利。

家裏的房屋古而且大，我和我的妹妹平時常和祖母在一處。我們常把玩具搬到她的椅子旁去玩耍，她病着的時候則到她的病床邊去。在整所房子中，我所最喜歡的是後園三層樓中的一室，那裏可以眺望遠近的一切，每當夏季，我在這裏習功課，看雨景，或望夕陽。我在這裏自幼就收得寂寞的感情及漠然的憧憬。陰鬱空曠的古屋，在兒童的心中是容易引起恐怖之念的。當時教育上盛行着一種主義，以爲兒童應自幼鍛鍊，使能耐一

切無謂的恐怖。因此我們就自幼被強迫獨睡。有時耐不住恐怖了，偷偷地跳出臥床想跑到女僕那裏去，誰知總被父親攔住，把我們仍復逐回到自己床上。這一來，結果就成了二重的恐怖，恐怖當然無法解除。母親是個天性快活而希望別人也快樂的人，她於是想出了一個很好的教育法，她曾對我們懸賞，那時正是桃子熟的時候，她與我們約：晚間能獨睡到天明的，就給許多桃子，這方法居然成功，我們也覺滿足。

在全家的陳設中我所最注目的是懸在父親客室中的一組的羅馬的繪畫。那些繪畫出自名手，畫材有大演技場，有古寺院，有大街市。我從那些畫上得到很深的印象。天性愛沈默的父親，曾屢次爲我作關於那些繪畫的說明，父親愛意大利語及意大利的一切的東西，他曾把從意大利帶來的大理石及其他各種器物給我們看。他曾用意大利語寫旅行記，叫母親彈琴伴着自己唱意大利的歌。名歌寂暗的森林，在我未了解歌意的時候，已聽熟了。

我們一遇閒空，就到祖母房間裏去。祖母的房間寬大，甚麼遊戲都可做。她又善於處

理小孩，引起我們高興。在她親切的許多行為中，最令我們快樂的是那年聖誕節的晚上演傀儡戲給我們看的一事。這在我們無異於在古舊的家屋中添了一個新世界。排着不會說話的傀儡的小舞台，最初我們只是看，後來就允許我們自己去操演。祖母不久死去了，這小舞台就成了她的最後的紀念物。

父親對於古舊的家屋早有改造的意思，礙於祖母，迄未實現。祖母死後，家裏就大興土木了。照理，改造房屋全家先應該暫時遷居的，父親因為自己對於建築有知識，想親自指揮，又不忍與家人暫時別離，故全家仍留着不走。這期間，我們發生了不少意外的感動。眼見自己復習功課的房間，平常行走的廊簷，和多年來費了心血裝飾着的牆壁，都被木工、泥工用斧鑿破壞，一壁還須立在露天裏或倚了頹垣復習功課。諸如此類的混亂，都是小孩所難耐的。父親原想固執己見，不把家人他徙，直等到屋頂除去，雨下到我們臥床來了，纔答應了親戚的要求，把我們小孩暫寄到親戚家裏，從那裏去入學校。

這遷移很不愉快，因為我們在家裏，都受慣了高貴純潔的教養的，一旦投入粗野的

小孩羣中，突然與下賤野蠻的周圍相接觸，當然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可是，我的認識故鄉的街路，卻自這時始。我常獨自或和朋友巡行街市，有名的河橋、寺院、船埠，無處不到，最對於我有興味的地方要算市中的議事堂。我在那裏聽到許多歷史上的故事，見到歷代帝王的半身像，和古代的壁畫，還見到皇帝的戴冠式盛典及熱狂的祭禮。

房屋改造完竣，我們仍舊回到家裏去，新屋甚麼都舒服。可是住了不久，就有一個大事變，把我們少年的心攪亂了。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里斯龐地方起了大地震，商港而兼首都中心區域，突然遭遇地折天崩的災禍，住民傷亡者約六萬人，消息傳來，恐怖萬狀，至使我們少年不得不懷疑神之存在。翌年的夏季，又遭遇雹災，忽然雷電交作，冰雹大降，把新屋的門窗損毀了許多，父親所收藏的高貴的書冊與繪畫，也損壞不少。當雨雹凶猛的時候，婢僕們至於跪下地去呼神乞宥，這情形使我們看了更感到悸動。

父親對我們所施的教育計劃，並不因這些災禍而阻滯。父親於其專門的法律知識以外，富有各種的知識，他不信任當時的教師，除若干科目叫我們隨專門的教師學習外，

其餘都自己來教我們。父親的意思，要使我們實現他所未至的境地，故很尊重我們的天分。我的學習頗能按步進展，往往超過父親教師所授的範圍以上。修辭與作文，同輩的人差不多誰都不及我，對於這，父親曾屢次給我以很多的獎金。

父親教妹妹學意大利語，每當我功課修畢的時候，我也不能就出來，非對書默坐不可。在這時候，我就乘便學意大利語，不久，就把意大利語修習成功了。我把意大利語當作拉丁語的一種變形來研究，非常感到興味。關於記憶力與聯想力，我頗顯出早熟性。父親因此就預先替我籌劃入大學事。他曾屢次和我說，他日也到他所愛好的拉伊普契西去，研究法律，然後再到別的大學去得學位。他又對我說，意大利非去不可，到意大利之先，可先到巴黎一行。我每聽到他的話，對於自己未來的生活，非常憧憬。尤其是關於意大利的一切，使我神往。

我們的功課數目次第加多，不久，我就和附近的兒童共同受業。這共同受業差不多對於我可以說沒有益處。教師只是呆板地講授，學友們又多胡鬧者。古典的講述，於我毫

不感興趣，我所感興趣的只是詩的誦讀與製作。每逢星期日，我們小朋友就集會把所作的詩來交換觀看。這集會發生了一種奇妙的現象，使我感到許多時候的不安。我對於自己所作的詩，總自信是最好的，別的朋友的詩，大半不像樣子，可是也各自以為他的詩最好。有一個與我比較知己的朋友，他的詩明明是家庭教師代作的，他不但認為最好，而且像煞有介事地認為自己的寫作。我對了這現象，最初頗以為怪，幾乎懷疑到我自己了，以為我也許是靠不住的。有一天，我的父母與教師知道我們每星期有此遊戲，乃即與地令我試作，我得了獎讚，這纔把我對於詩的自信力證實。

當時尚沒有為兒童而作的書物，大人們除了想把自己的教養照樣傳給其後輩以外，甚麼都不會想到。我所翻讀的只是有圖的聖書和若干故事書而已。後來有所謂「萬人文庫」者在法蘭克福發行，那是用粗劣的紙印成的廉價小冊子，每冊只要花幾個銅子，就可買得。我節省了零用小錢一冊一冊地買來耽讀。不久又在姨母家裏，得到荷馬的托洛伊戰記，其中的故事使我感到很大的興味。

太平的法蘭克福，至一七五六年的八月，就發生變動了。全世界有影響的戰爭，就在這時勃發，普魯士王腓特烈第二率了六萬的軍隊侵入塞克森地方。腓特烈第二曾發言，聲鼓其出兵的理由，世人對於這事意見分爲兩派，連我的親族中也發生意見不一致的情形。我的外祖父是曾在戴冠式中替勿蘭茲第一加冠，且從皇后得到金鍊的賞賜的，他與其他的女婿與女兒們是奧國偏袒者；我的父親是帝室顧問，又是不幸的君主的同情者，他與其餘的親族都是普魯士黨。向來很是親睦的親族，至此無端攪亂，論爭、沈默、傾軋、嫉恨發生於兩家之間，彼此都但希望己黨的勝利，敵黨的戰敗。偶然途上相遇，儼然像洛彌阿與朱列葉的故事中所說的情形一樣，非爭論衝突一次不可。我當然是普魯士黨。我與父親齊祝我軍的勝利，曾用了拙劣的韻文，寫戰勝的歌辭，又寫嘲笑對方的詩。

從前每逢星期日我必到外祖父家午餐。並且把這認作一星期中最幸福的時間。自分派以後，就食不下咽了。外祖父家的空氣，與我家全然兩樣，我對於外祖父母的愛敬，也因而頓形淡薄。但在我父母面前，卻絕不提及，這一半由我的感情使然，一半是服從母親

的警誡。我六歲的時候曾因大地震而懷疑上帝，現在則因了腓特烈第二事件而懷疑到公衆的正義了。勇敢的行爲，偉大的功績，理應受稱揚，而實際常被毀謗攻擊，並且這毀謗攻擊，不料竟於我所崇信的外祖父等見之，這是何等可怪的事。我當時不知自身爲黨見所縛，只管這樣私忖。後來纔知道少年時代就染黨派的色彩，是一件不利的事。

戰爭連綿至數年不息，黨派的衝突也無已時，我們只在意氣的爭論與傾軋的勝負中去尋求不正的快意，而自己乃愈陷入於不幸。及至法蘭西加入戰爭，占領法蘭克福，我家遂益不自由了。大多數的人民，最初對於這遠遠發生的重大事件，只作感情的議題來議論，有些人則恐不久附近一帶也淪爲戰區。我們做兒童的益被拘束在家裏，家裏的人想種種方法叫我們不到外面去。他們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祖母留下的傀儡舞台來復興，且輪流地招待附近的小朋友來共觀。傀儡是限於特定的戲劇的，不久，我們厭倦了。我乃考想別的新劇來試演，衣服、武器都親自製作。那時我已在幾何學中學得了兩腳規與直線規的應用法，對於厚紙細工尤其興味，柱子、階級、小屋都製造得應有盡有。小朋友們也

從各方面盡力協作。可惜這小小的劇團，不久因了意見與黨派的爭論，就解散了。

法國兵的來往，市民已見慣了的，一七五九年的新年，有大隊的法兵到來，駐紮於法蘭克福，我家就被指定為軍官的駐宿所。這在父親當然是大大的不快，苦心經營而成的嶄新的屋宇，半生搜羅所得的高貴的書畫，都要拱手讓人處置，他又是普魯士黨，現在竟像受法蘭西人包圍住了。幸而駐在我家的軍官還好，他叫杜倫伯爵，名為軍官，其實只是處理兵隊與市民間的紛爭的。他是一個瘦長麻面的人，氣宇高尚，初來時就給家人以好感。他很謙恭地和我家商量，那幾間房子讓給他住；那幾間房子仍留給我們。及說到藏畫室，他不管天色已晚，點了蠟燭要求進去細看。原來他是很愛畫的，因了畫的緣故，對於父親表示莫大的殷勤。可是父親的不快並不因此稍解。日趨懷恨的主人與萬事公正嚴肅的軍人住客之間，格不相入，幸有一個作翻譯的本地人從中周旋，免去許多衝突。有一次父親因為公然表示憎惡法人，至受軍事審判，也賴那作翻譯的救助得免。

在這個當兒，我和母親卻都學會了法國語。母親原已略知意大利語的，因為有與杜

倫伯爵談話的必要，賴那作翻譯的人擇要教授，居然成功極速。我對於拉丁語與意大利語也早有門徑，因了日常與在家的法人接觸，也就漸通法語；但最有力的學習機會，是在劇場的時候。當時法國的演劇，盛行於法蘭克福，我從外祖父那裏得到了免費觀劇券，每日往觀，初則注意於其科白與表情，後來則預先熟讀劇語，與實際演唱時互相印證。不久又獲得了一個與舞臺有關係的少年朋友，從他那裏得到許多的利益。

自從全市被占領之日起，兒童們的娛樂機會，反而增多。演劇咧，舞蹈會咧，閱兵式咧，軍隊的通過咧，都足吸引我們的注意。家裏則伯爵依然住着，法國有名的將軍公卿們在我家出入的很多，我們時有看見的機會。全家雖在法兵占領之下，卻仍能快適地過活。我的觀劇熱愈弄愈高，雖屢受父親的譴責，總不能中止。父親見我法蘭西語進步奇速，也就聽任我了。

無論何事，看了他人在做，不問自己有無做的能力，也會技癢的。我既看了許多法國的戲劇，也想自己試作。曾作了寓言風的一首小劇，謄清了去給那個與舞台有關係的朋

友看，意思要請他給我上演。被他大大地批評了一陣，這纔打與攜了原稿回來。從此我愈留心觀劇，愈刻苦讀劇。

數年來住在我家的杜倫伯爵，因事忽然與上官不合。父親對於法軍的駐宿，始終不平，用盡了種種方法請求遷讓。結果伯爵就奉命調遷他處了，法軍因我家數年來已經受了許多負擔，允許以後永免駐宿。父親爲防萬一起見，乃招親友來寄住，使房屋不空，以免他日再被占駐。法軍的駐宿，在我家原是一件不便的事，但過長久了，也覺彼此相安，去了倒感到寂寞。尤其在我們兒童，覺得家裏反荒涼了許多的樣子。不久，約定的親友陸續搬進來了，家中平和的空氣，也跟了回復。我仍舊回到三層樓的房間裏去用功。在這時我又加習兩種功課，就是繪畫與音樂。

我對於自然物自幼即有研究的興味。曾記得幼時好行種種的破壞：爲了要看花的構造，就殘忍地把花朵撕碎，爲了要觀察鳥羽的組織，就生生地從鳥身上拔取羽毛。有一次，一條用紅布紮得很整齊的磁石，也供我研究的犧牲。有一個朋友常出入我家，他告訴

我他曾利用紡車及藥瓶數隻，製過發電機，且告訴我許多關於電氣的原理。我依樣試作，也未成功。

這時，市中來了一位英國的語學教師，他聲稱能在四星期中教畢英語的大概，只要學了四星期，以後就可自修。他不希望得豐富的報酬，也不限定學生的人數。父親希望我對於各種功課周徧學習，就叫我去試學。我與妹妹同去從這位英語教師受業。教師的教授很使我們滿足，我們把別的功課放棄了四星期專心學習英語，別離時師弟雙方都感到滿意的快樂。

父親把英語也列入我的語學研究之中，我的語學的種類實在太多了，這文典，那文典，這文例，那文例，弄得我興味紛亂。我想把許多語學併作一起練習，乃創作了一篇小說，中敘一家有兄弟姊妹六七人散在世界各處，以各人的職業爲經，家庭事件爲緯，各人用了各種國語往來通訊。長兄是修神學的，用拉丁語寫信給各地的弟妹。次兄是經商的，用英語把自己的狀況報告兄妹。此外住在馬賽的就用法語，在意大利學音樂的就用意大

利語。普通的外國語已經分配舒齊，幼子無法分配了，乃叫他說猶太語。我這小說，頗使家人絕倒。我又考查地理，把各處的地方充分織入作品之中，篇幅因之愈加浩瀚。父親對於我這工作很加讚許。我因了猶太語的使用，感到自己對於猶太語能力的缺乏，乃進而修猶太語。曾從教師學習，我爲了研究聖書費了三年工夫。在這長久的期間，我於語學以外收得了宗教的知識與教養。

父親又教我以法律，又令我習騎馬與擊劍。在我家往來的父執中，有數學者，有畫家，有法律家，有官吏。我從他們得到各方面的知識。他們對於我的將來，各希望我走和他們自己相同的路。我自己也想將來有特殊的成就，但想成就的是甚麼，原很漠然。但當時最引動我的，是詩人頭上的月桂冠。

爲了作詩，我曾受到過意外的禍難。事情是這樣：有一個名叫辟拉代斯的少年，曾是我傀儡戲時代的朋友，因爲兩家父母素不親密，相見的機會很少。每次相見，就分外感到舊雨的情分。他是一向稱讚我的詩才的。有一次，偶然碰到彼此且談且散步，忽然來了一